

大樹魂

愛華 著

叢文天海

版出社版出天海



序

「鄉土、愛情、歌」出版後，我原定還有兩本書出版，但卻爲了種種關係，這兩本書至今還沒問世，可說是「難產」了。這本取名「大樹裏」的小書，是在近兩年來街頭中寫成，渾渾的四五十頁，顯示出這兩年來我寫得是多麼少。

做爲一名爬方格子的動物，寫不出就是一種外人不能理解的痛苦。可是我卻心甘情願地忍受著痛苦的新磨。這話是怎麼說呢？我並不是有自我虐待的狂者，也不能說是一名懶蟲。（說真的，我能夠拋棄任何工作，只是不能不做一名爬方格子的動物。）這段時間內，我總是思索多而提筆少，因爲我不滿足。

我不滿足。種種我都不滿足。先從自己不滿足自己，而後至寫作的朋友們，甚至整個文壇。這些都是真話，近年來我看了比較多的書，或者可以說是眼界也開大了，因此也就有了不滿意的感覺。

我自己總希望能寫出一點真正的好作品，但眼高手低，好作品寫不出來，連提筆的勇氣無形中也失去了。對於搞文藝這行業，我總覺得抱著不嚴肅的態度是錯誤的，所以，我情願少寫，而不願意再寫過去了的濫調。這並不是我有覺表現自己的進步，實在是文藝在今日的馬來西亞，應有一種新的成長表現出來。同時，我也並不單對自己苛求，我也希望寫作的朋友們有所表現，寫出一些新的作品，

好的作品。可是，老實說，我對自己失望，朋友們也給我失望。

我比較多寫散文，所以我希望談一談目前我們的散文創作。我大胆說，目前我們的文壇中寫散文的作者多，而好的散文卻難讀到；這並不是貶低我們自己的作品，也沒有意思抬高別人的身價。實在的，我們初段習作與模仿的階段必須讓它過去了，我們不應該再寫那些山呀河呀和那些無聊的寄贈之類的題材，我們應該更深一層具有了解社會情況和觀察人性善惡美好的技能，去尋找新的題材，去嘗試新的形式。

一切全靠我們自己。一切必須由我們以心血來完成。這點，希望所有的人都深切了解。時代日新月異，文藝本身也在逐漸變化與改進中，所以目前即使有一點小成就，也不應該驕傲自滿。同樣地，保守也是錯誤的，今天我們必須大膽接受新的事物，不然，創作的生涯不是自動結束，就是終被迫結束。

我們學習寫作，就好像練習跳高一樣。我有很多朋友，他們在最初的確表現驚人的才華，雖然是模仿的初段習作，但他們的作品與過去一些名家比較下，可以說也毫無遜色。可是這不應該說是成功，如果時間倒退五六十年，他們才可以說是成功的作者。譬如跳高成績，以前名手的成績是四尺，現在我們雖也超過四尺，可是目前名手的紀錄已是六尺了。還有什麼可沾自喜的？老實說，我們的水準還差得遠呢！不管怎樣，我們不能跳到六尺，也必須努力到有五尺的成績。

許多朋友到了一個階段，便停滯不前了，所以我們今日的文壇，雖有是蓬勃而實在是萎弱。我們

不應該否認。就拿諾貝爾文學獎金來說，每年之得獎必不出歐美兩洲。這並沒有什麼值得抱憾或不公平的地方，怪只應該怪我們自己各方面的條件低劣，不能與人家爭十日之短長。所以在這里，我要指責我們自己，當有一點成就便沾沾自喜，並且願意固守這點小成就而心滿意足，很以為自己是多麼了不起的人才，實在我們是多麼可憐的井底蛙！

雖然我指責自己和朋友們，但社會人士也是應該要負起一部份的責任。你們有給予鼓勵嗎？你們關心文壇動態嗎？沒有，完全沒有。你們願意把金錢賄賂花在武俠或言情小說上，對本地作者的作品却不屑一顧，只任由自生自滅。如果我們幸運，就能夠拾起頭來；否則，就完完全全無聲無息地結束。一切都感到沒有關係。可是，你們卻高談愛護母語，高談什麼藝術美化人生，還是自打嘴吧嗎？

我是苛求者也是狂放者，所以今天在這本書的扉頁發了許多牢騷，我不怕得罪某些人，只希望我的話能引起人們一次真正的思索。同時我也不是一个保護者，我要說道本書內所收集的，是我比較滿意的作品；可是這滿意只是今天的滿意，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寫出一天比一天好的作品來。

曼 草

——記於一九六五年四月

目錄

目序	1	3
大樹魂	1	3
流浪季	4	8
燈之夢	9	10
沉思夜	11	13
鬱之站	14	15
叛逆篇	16	18
土地愛	19	21
孤獨語	22	24
網之囚	25	29
五月祭	30	32
心之語	33	36
樹 樹	37	40
局外人	41	42

大樹魂

在萬種彩色的石磨隊里，靈魂，你要忠直如初出母胎時。今夜，赤子以丹心拱奉，如斯祈禱。冷風好像利箭，從市廛的高樓大廈遠括來，不是撫摸輕輕，而是以勁力在心靈上劃下傷之痕，孤獨我於廣漠的庭園中，讓煙噴出一股傷緒。而默默，而默默祈祝，一句衷心之語，不覺勁風多急，此生此世，化我靈魂為一株倔強高傲的大樹吧。

我總羨慕大樹之姿。際此騷然之時，更有一份欽仰的懷念，對記憶中所有男子漢般的大樹：那份倔強，那種忠直，那漠然的態度，那熱愛土地的情感，此時此地，是多罕有呵。臨風，不倒腰。寂寞，不傷感。不媚，不屈。青天在上，永遠向上。如斯的靈魂，海角天涯何處有？當憶及並牽動因觸而起的情感之弦時，我頗有伯牙知音難覓之傷。

昔日年少，幼稚似常纏於自身前後的影子，無疵之心，從不度量天之闊，海之深，總抱着樂觀之雙眼遙望，有空中飛起機關的雄心。而今，當只有前腳踏入社會門檻，便恍悟自己過去影子的可笑，同時，也有格格不入的感覺產生了。社會就是一個石磨，把壯志磨得殘殘弱弱，把理想磨成碎碎，碎得不可收拾。如故事會被人說過的一般，畫家為一個人畫像，前十年時是神，十年後已是鬼了！而在社會的石磨里，此時，還須等待十年之過嗎？唉！我何從何去，何去何從？

矛盾之端結於個性的性格上。當了解環境，便了解了自己，面面現實之轉動，終於聲色犬馬，終於欺凌壓迫；小丑的臉，花旦的粉黛蓋不了淚痕，一旦觸及，我始知自己的孤獨，自己的可憐的理想呵，你，你你你，你將化雲煙之重疊，你將成一塊犧牲無價的奠基石。怎不早早了解三閭大夫臨江時的哀傷？怎不早早聽到拜命遙望兩岸綠的痛吟？我，我問我自己，而存在之惡的燃燒，終使徬徨的青年人又一次站立在十字街頭，無所問路。

路在那里？蒼天總冷漠，人間總陰險，無形的陷阱許多個在等待我們跌下去，石磨不停旋轉，將我們壓成水一樣失去豪放的氣概，因水是斷斷續續從痛苦之中被榨出來的。生是一首輓歌，我已從市塵中聽到它的低喚，請我感我送我喚我，要我低頭如愛情的俘虜，搖一面白旗走過去。走過去，走過去，從此你沒有理想，從此你爾爾碌碌，從此你如牛如馬，從此你吊上一塊奴才的勳章，呵！從此現實沒有倔強的男子漢。一部社會史，已寫不盡人格的墮落，無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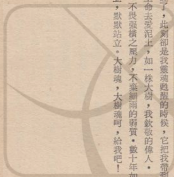
而現實雖在身旁，以萬萬條繩絲包圍你，親你如板上之肉。要生存，嗚嗚，你要善觀眼色，你要會吹會捧，會陪笑知己，會陰謀良心，會如奴才一般，要和乞尼狗一樣。不然，即使世界再大，也沒有容你納身之方寸地，將有一股力，排斥你，孤獨你，你將何處去？路在那里？

不管路在那里，我總要固執地走下去，以凜凜地立於自己的立場，嗚呼奴才，卑視主子，不討好如俗人，不經營如牛馬，我將以此生奉獻。靈魂。靈魂。靈魂。請永遠追隨我。我宣誓不同污合流，我宣誓不畏強暴。而此刻，我將一掌粉碎整個世界，以火之熊熊，驅散世間的黑暗，讓好人人生存下來。

！讓好人生存下來吧！

今晚，風已靜，月光雪白，默立於庭園中，我的思潮起伏如海浪。我悲觀過，我痛苦過，我也興奮也壯志滿懷過。城市已經睡了，此刻卻是我靈魂躁動的時候，它把我帶到山野，帶到一望無際的綠地，要我生根站立，要我以生命去愛泥土，如一棵大樹，我敬敬的偉人。

倔強。驕傲。不卑不亢。不畏強權之壓力，不棄細雨的弱質。數十年如一日，以蓬勃的精神，迎戰暴風。永遠永遠，默默站立，默默站立。大樹啊，大樹啊，給我吧！



流放季

誰會知道點燭的情調很古典？讀史的沒有幾個人了，長街長長，眼光耗盡亦搜索不到飄風的酒旗，更休說，幾人是真心欲醉？風起時，我的身影何其瘦長，就如秋天之枝，以骨幹之姿搖擺，而攝影者常持有麻木的手姿，因為李白已被流放，三百杯一飲者在天涯。

夜靜，夢鄉不是屬於你的，一個一個希望卻是一個一個夢魘，眼睛睜大，也且莫問我：今宵酒醒何處？我也不知道，主宰者高高於冥冥無可捉摸中。

知道者數以千年來能點出幾個？今夜，有聲書從書頁與書頁間擠了出來，微語如泣，悲壯如火，吟「文章憎命達，魑魅喜人過」之句，遂使我想，人生是沒有主題的。

流放季·流放季。

我遂想起。

於國，你心不忠麼？論才，你為不可彫者麼？讀史著我，有一陣火熱，有一陣冰涼，陰沉沉處，在處處待機撲捕忠良，而天高無門可扣，我緊握之拳不知欲擊破什麼？沒有什麼，我只緊握一冊史，掛一輪輕度之天。照妖鏡乃歷史之另一名詞，陽光之亮遠照得很，溫煦下原形更畢露，可憐者是誰呢？是庸與昏，情與靜者，而流放著流放者呵，史已化你為星座，照耀千萬年。

了解一詞如衣架，那衣架空洞如穴。今日與昨日一樣。眼鏡公司生意何其旺盛；總批發商貨銷全球——城城，市市，街街，道道——文明人遍地如沙。誰了解你？你是不被了解的人。浩浩海洋，默默大山，不說寫好詩者會有幾個，先問讀得出好詩者能有幾人？是一句感慨的真心語，是一句失望之吟，那日你醒來，驟發覺自己一夜間遂成名人了！這不是可笑麼？

真如夢呢，人生。於是拾獲多少青眼，多少嘲笑與讚慕，因人都是帶眼鏡的動物。而心底，你好寂寞呵！一粒白石沈在滾滾的河內，一隻豹被囚於鐵欄里。你時時刻刻在憧憬飛高與奔躍之姿，但那是不被允許的，允許你只希望你無聲無息地哭死，把你的真心話腐爛至無可尋覓。那年代和這年代，一樣是魚的市場！

天才置在天平上，多少張鈔票一斤？羅斯是所有神明中最會哭泣的一個。哭泣你是在心內，倔強你是在外表。當如雨般的石塊落在你屋宅頭上，當多少冷冷冷冷語射向你洞空的心扉，賜你領受世俗的無情，壓你在井底更投下一塊石，你遂更確實感覺，一場遊戲恰是一個人生。你了他們之願望而倒下麼？不！海上浪濤不息，原野大風吹起，那是冷冷的，那是不敗者的，浪與風中皆有豪語，那是，「愛我的，我教以嘆息，恨我的，我報以微笑，無論頭上是怎樣的天空，我準備承受任何的風暴！」山崩海裂之聲，驟看何其消極。

法庭的長庚陰冷，世俗頑固為一系列相似的律師。審判那日，翻譯員根本就不想把轉動之舌放在你的心間，老法官戴三千六百五十度老花眼鏡，把案上之槌緊握，彷彿害怕海洋湧到街市。那些不正

確的是正確，大柱冰得足於安心。沉默是這個國度的果敢。於是再見，祖國的海岸！我仍舊愛你。

流放李。流放李。

我遂想起。

波折的故事更能吸引人，或者，擺燈者走過風寒之街，回歸那原來的地方了，獨留餘音不絕。今夜，你之憂鬱是為誰憂鬱？樓台倒圯，斑駁零亂正說明人類的自私有其可憐憫的一面。留下來的可不是當年你們這些頑要，我告訴你，永恆的是我手上一齣詩，當年的詩，歷史之空白是要留給正直人來填充的，邪惡則永存地獄之一角。而我為何憂鬱，今夜星下？哦，真理，只因你太隱晦，路何其遙漫。好人，為甚麼好人不能快樂生活？我仰天長嘆之際，星是沉默。

你必須堅強，孩子！別開去聆聽風沙，且要沈死自己之惡，構造聖門。耶穌是微笑於十字架上的幸運人，默立迎接那欲來之暴風暴雨吧！

暴風雨終究來到，它來自破壞的小塔，小塔是謠言之翼，老鼠們與其同類就穴居其間。蛇的錦衣美麗吸引人，蛇之舌尖醃過蜜汁。而忠耿耿者何處去寄托丹心一片？或者，那條江善解人意，行吟其畔，你散髮披肩，長長長長，更長長長長的該是你的感嘆。有風，有淚，有血滴之吟。那刻就如此刻，我心顫慄，而我之淚如泉。好人為什麼不被允許活下去？為什麼？那遺言一語道破，你不能不悲哀的。那遺言說世人皆醉唯我獨醒，世人皆濁唯我獨清。何其失望之語呵！人生真是沒有主題的，我想。

流放季，流放季。

我遂想起。

黑白顛倒，是與非在濃霧中，那朝代並不是已遠逝。跟隨的投江者留給今日一個警惕。可是今日的風還是昨日的，時間並沒有移風換俗。最重要的那做人起碼條件是清醒，卻偏偏清醒者已無一人。誰敢笑那愛南山愛菊之隱者說他有遁世之癖？嘿嘿，扪心自問，我們都是喜歡傷害別人的動物。

自私主宰我們，我們之本質乃探自惡之泥。今夜，我不敢去以腳度量街的長闊，我多匱乏了。我的血液奔流着懷疑，那就是：我能夠快樂生存下去嗎？那就是劃在這年代的最大標題。

流放季，流放季。

我遂想起。

我不善於說故事，而要說故事總該選擇一夜有風有雨，點一支蠟燭，有一壺清茶。勉強我只能是一名幻想者，在生命途中捕捉雲，捕捉風，捕捉那一份域外的。夜深時，庭園靜寂，吶喊聲從靜寂中响起，那是昨夜的夢囈抑是明天的希望？我不知道。我已沈思別人許久，彷如緊抱自己一份壯志沈思許久，在這些三月的夜晚，在這些四月的夜晚，在這些五月的夜晚；那是，那是，那是流放季，流放季的夜晚。我只想好好哭一場。

哭別人者實在是哭自己。我乃一隻被囚之鳥，不想歌唱也不願張開眼睛，最可怕的是人這種動物呵！那路展於我前面，那路是流放季的。或者，我是人中例外的人，是飲歷史成長，黑黑中的殘餘。

是嗎？是的。

會否嫌我之憂鬱在你心上？當我離去，而我之離去已簽名蓋章，因那黑，因那霧，因我曾試圖掙扎終又無力垂下手。可是，我不是罪犯，我之流放是出自一個沒有意義的主題，人生就是這一個沒有意義的主題。即使別時未到，我濕已傾，請想我，想我為誰憂鬱，想我為誰流放？

流放季 流放季 流放季……
三月四月和五月



燈之夢

我的夢是豐滿的希望，可是我寂寞。我在等待，彷彿在等待一輛由幽靈駕駛的驛車，渺茫的，畫着一個沒有答案的花謎。我知道，每個人都依靠着希望而生存；一個希望的破滅是另一個希望的來臨，雖然是這般連續，我仍然不能拋棄寂寞，像拋棄一枝殘餘的絲帶，我的希望是在等待長長歲月來考驗的，終是圓滿或是破滅，我不知道。我在等待，等待中環抱着一份痛苦的寂寞。

打開我的木窗，是在白天或在夜晚，一樣有一盞燈光對着我閃爍，就好像笑靨一般。那盞燈，是安置在離我家不遠一間廟堂樓梯上的。紅的光，一閃是我的心跳，也是我的希望在眨眼。我不能閉起窗門，因為這樣，最後的一點希望也破滅，黑暗中我會沉淪，我會虐待自己的生命，直到它化為煙燭成水。但，說起希望來，我也一樣感到茫茫。時間，太長久了。我一直被煎熬着，痛苦着，寂寞着。我的平凡，使我不能負擔起家生的煩惱；但我的痛苦，卻是大痛苦中的小痛苦。我期待，正如所有的人一般。我日夜面對着燈光，即使痛苦，即使寂寞。

我問：燈呵！你已把靈氣全都吸回了嗎？你要快，你要快，我等得太久了！

一個傳說繫着一個希望。我在等待：十年廿年了！我的木窗面對着燈，日夜看着它的閃爍，寂寞中浮一個苦澀的笑臉。我長住在這里，一間面對閃爍燈光而後有一座龍形的山的小亞答屋，寂寞是不

用說的了。朋友都來信勸我到外地去生活，去有一切新的新。可是這是我的故鄉，即使它再貧瘠它再寂寞，我也不願離開。朋友們都說解了我，說我固執。我不是固執，我是自信。

傳說總是充滿傳奇性的。是誰說的？我可忘了。總之是很久前的事了，這里是一塊活風水的地方，一定有聖賢之人出生，或者是什麼偉大的人。這，誰都相信。看這山形，真像一隻騰飛的巨鶴呵！活地，活地，一定有偉大的人才出現的。可是荒蕪，一條鐵路從山脚開過，把活地碾死，當偉大的人還未出現，從此這地方，陷於死境：貧瘠，痛苦，不安定……

又怎樣會說到燈呢？爲了要補償一切的不幸，只有吸回靈氣才有辦法。於是廟堂上的那盞燈就是我的靈氣的燈。在十年前，或者是廿，卅年前，這盞燈就燃着了一直沒有熄滅過，直到今天。

這盞燈只是傳說的神話故事，但看這山形，看這滿目夜點着的燈，卻有幾分真實的意味呢！我們生活上受着煎熬，在痛苦地活着，有一點希望不是總比完全絕望來得好嗎？於是我在等待，我在希望，日夜對着這盞燈，盼望幸福的時間的早到，我相信它是真實的傳說。

我等了廿年了，可是希望依舊還是希望，我的燈還在點着。或者我還要再等待廿年，或者直到我死去，希望依然是點在半空的燈，只能閃閃，閃閃，不能實際的出現。

這時候我是多麼的痛苦和寂寞！我望着燈，燈望着我，我們都沒有言語，可是不管怎樣，我生於這里，我愛這里！土地呵！當你幸福，就是我得親臉龐上的笑容。

沉思夜

你可有這樣的一個夜晚？一種淡如煙的憂鬱爬上心頭，像一個幽靈般，多子在沒有人影的街道，你緩緩踱步，你細細思想，你所想的是什麼？愛情？生活？希望？死亡？且先別告訴我，且先靜默。今夜我就是在這樣，滿滿地纏繞了思想的絲，我必須有所傾訴，我必須爆發心內之火山。請靜默，請靜默。不爲什麼，只因爲這是沉思夜。

我們，在書中，也在夢中；在美中，也在醜中；在快樂中，也在憂苦中；在虛無中，也在永恆中。我們從母體內駛出一隻自己的孤舟，細寫在色彩混雜的大海上。所以，你必須自己去尋找，自己去發現——那些善，那些惡；那些美，那些醜；那些快樂，那些愁苦；那些虛無，那些永恆。最主要的，你必須沉思。

了解是重要的。了解是沉思之華。這是一個不允前去相信誰的年代，正如過去的年代一樣。誰都是盲目的，我們的歷史就是明証之一。那些帶笑的臉，那些江湖油嘴，那些友誼，那些情愛，拆穿了還不是一個醜陋的騙局！人的缺點是無可比擬的，也難以捉摸的，這些缺點就是笑裏藏刀，就是稱兄道弟，就是甜言蜜語，就是落井下石，就是更多的東西。有時候想想，不禁心驚胆寒。所以，就在今夜，我在沉思後又沉思，我先要了解自己再了解別人，先愛自己也先恨自己，而且要先爲自己靈

魂之悲直與極強而頌祝。

我從風浪中來，看過人間重重的風浪，而今天我必須回歸風浪中去。我將帶一顆沉思後的心歸去，埋葬許多幼稚，許多淚水，許多幻夢。當沉思之後，我何其淡淡，因為在眼裏文疊眼裏中，在聲與聲之線上，在許多靈魂的靈魂間，懸隔它，分析它，解剖它。我不說甚麼，我只發覺自己的孤獨而已。外在的孤獨，而我也因此有外在的寂寞。哦！星光燦爛著不知理解的言語，街道靜默了火熱的心，這沉思夜，沉思後我之言語有萬千。

萬千言語，我惟恐詞不達意，說不清楚言語後的主題。殘忍，自私的天性，往往很容易使我們因一個人而傷害另一個人或是其他全部的人。不要恨，不要恨啊，恨了就是把焚身之火燃點在自己身上。也不要愛，不要輕易去愛啊，此時此地，為君子之對眼遍地都是，輕易地愛更是將門把魔鬼引進來。我經過千重風浪。我曾叩叩萬道窗之門。我乃經驗，我乃沉思之果。你們聽吧聽吧聽吧！細細聽，好好思索，慢慢去觀察。然後，請把我忘卻。

無論浪跡天涯到那里，我永遠懷有沉思之孤癖，以舊楚約束自己，以失望鞭策自己。我不是拜命，可是我將時時不忘把雙腳踏上拜命走過之火道；我將冷淡於外而把火熱留滿於內心，我將去捕捉一絲幻滅中的永恆。唉！愛我的，我致以嘆息，恨我的，我報以微笑，無論頭上是怎樣的天空，我準備承受任何的風暴。沉思夜沉思夜，讓我再沉思沉思，城市聲還未响起，天未亮，我還見不到人的臉譜。

在混濁的時代，蓮花開放於哪一個池塘？我從風浪中來，風浪掃蕩了所有的幻想。就如今夜，我沒有幻想，我只沉思。在風在雨在濁中，我該沉思如何有不倒之姿，不軟之耳，不斜之眼，不彎之腰，就是如何做一個真正的「人」。我沉思，沉思，又再沉思。沉思這些艱難痛苦，這些憂鬱不歡，這些淚之痕，血之濁，意義何在？我為自己沉思，也為別人沉思。

我的朋友哦，你可願意聽一些或者不為你喜歡的話？有人說過，當你決定做好人時，就是最快樂的時候了。快樂，但願永遠在你的心頭。在事情之前，你要沉思；事過之後，不要讓自己感到後悔。我從風浪中來，仍要回歸風浪中去，行前，我沉思；沉思又再沉思。就在今夜，我以幽靈之體離開在無聲無影的街道上，拖何其瘦長之影子，懷何其複雜之思緒，路還很長，夜還漫漫，我只是孑然一身。我孤獨嗎？不！我寂寞嗎？不！我何其豐富，我何其快樂。永恆的星光在我頭上，幻滅了世俗的爭奪，我將鼓勵自己別怕風大浪大，我將鼓舞自己別管火燒之易灼傷，只因為我有一個沉思之夜。我在沉思，沉思，沉思……

鬱之結

我常做梦，夢是由許多美麗花兒編織，每一個金黃色黃昏，在鬱鬱柏葉底下的幽徑，我帶着自己漸長的影子走過，總仰首盼望頭上能頂着一片晴爽的天空。只是夢太美麗了。

老老的現實，醜得滿滿地深深的皺紋，像一個舊曆被一隻老馬拖着喘氣拖着走，直弄得精疲力竭，纏繞着淚光和汗水，失望地天眼無刀空望天南的旅途。當你經過了重重而還有許許多多的重重不能克服時，即使青春來逐，而却有了滿腹辛酸的不能說出的苦楚；像阮籍踰窮哭而歸，同原汨羅自沉般的苦鬱。壓刀粉碎了夢之美。你要比喩為一隻老馬，像我，那時你就會有一個心頭的鬱之結。

老馬也曾經年青過來，或可說，目前還一樣是年青，（却無馳聘千里之壯志），輕輕的，鬱之結就結了起來，更深一步窺視到夢境之美。這時候，還能說什麼呢？

什麼也不能說。壯士無大志，深河流泗水。刺針的只是編織夢的才能罷了。憧憬秋天的豐收麼？恐怕只是渺茫的才能賜了你一個夢中的喜悅呵。幾時，要偷偷在日記上追思殘碎的已逝的七彩虹。燈光有被幾滴殘淚吊落的哀愁。

一道飄散於蒼茫黃昏底炊煙，縱使有過火紅的日子，亦已倒聲。就像一朵鬱之結，再不能產生一點激情。一切都漠然。現實終究逃避不了，人生活着就是一個現實。即使你相信有過這麼的一位悠然

在兩山下採菊的詩人，而此時此地，誰有詩人的情趣？誰能在沈重的石磨下濕出一隻腳，在溝街苦壘中脫身，跑到東鄰邊去樂琴書以消憂？

不能。我是不能。我只有更虐待自己，不能撫愛自己。於是鬱之結愈纏自己的心靈，就像影子，我和它已不能有一刻的分離。縱使表西十里洋場再繁華，笙歌妙舞，而我已經是門外的人了。

有時候，回憶是一服興奮劑，說不定會產生一點迴光之力。但人能靠回憶過活嗎？回憶不是一件壞事情，壞的却是要在醜惡的現實里追憶一切美的。因此我們能不祖醜惡麼？不能改變的是醜，容易消逝的是美，遂使我們因美之消逝因醜之長存有所感嘆，有了鬱之結。

希望破滅，既感嘆美之消逝，而醜惡醜惡，醜惡却偏偏存在，因此，我常做夢。夢中我才能解斷鬱之結，才有勇氣。我還要生存。

叛逆篇

久久了，我在喧嚷。當屬於孤獨深思的時間，我從深思的圈子下拾獲的莫名悲哀。燈紅，酒綠，戴假面具的舞會。現代。現代。朦朧燈光下只有人影浮沉，漂着，流着。雖然存在的意識還貼在意識裏，但，遠遠並不一定是我的懦弱表現。

我總有迷途的企圖或想像。不瞞說。希望是每個人心裏的戀人，我也是一名追求者。我渴望的是什麼？告訴你吧！……在一塊蒼翠的樹林中，一道山溪奏着旋律之外的音樂，樹葉都聽綠了，而我和所有的人們，男的，女的，都是赤裸裸，一絲不掛。樹林很平坦，沙土堅硬，劃不開來立一塊界限的碑石，更不能建好一座階梯之戶。我們是很自然的。在我們之中，不分長者；長者只是一個腐化徵象，誰也要把他踐踏在地上。勇敢，倔強，同時絕對地沒有虛偽。我們也是很粗暴的，但卻不是野蠻；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很大很大。上帝是我，我就是上帝，自信是藏在我們心裏的一塊發光寶石。所以，我決不去奉承人家，也鄙視別人的奉承。我們是合作中的獨立者。

這樣的想像，你說會彷彿在瘋人院的壁上見過。我否認；我也不否認。

我是一個奇怪的人，對你說，我是頭欲鎮下的原本。我的血液倒轉流動，熱得燙手心。我喜歡藍波，他的反叛的粗魯性；我喜歡拜倫，他敢指責那個手腳生硬的車夫的輪牛。我更喜歡法蘭西的女孩

子們，敢與情人在街頭擁吻，親這類的衛道者於無。老實說，我知道實情：你們並不喜歡我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
哈！你竟無言。

腐沒的世紀，總不免要有腐沒的認識。而認識卻總是在燈光幽暗的化裝舞會，戴着假面具。這真是典型的時代裏的一章。我們都斯斯文文，為淑女們拉椅子，低聲說話，不忘記給予禮貌上的拍掌。真的，那位名流的寶貝千金的歌唱，唱得就像一隻鳥鶯的叫喊；換一個場合或另一個人演唱，無論誰都會皺眉頭感到惡心的。但我們却拍掌，讚嘆。紳士是不應該失去紳士的風度。是不是？

帷幕隔著。我們擺着虛偽的笑容，談話達到登臺的技巧，能把星星說得墜下地來。卻只是聳聳肩表示漠不關心時代的混亂和罪惡事件的發生。彷彿，這真的是與自己沒有牽連。有時，我也不禁要懷疑，是時代變化的天性，還是本來的人性改變了時代的風氣。虛偽，完全的虛偽。這是不是也是一種禮節，虛偽？

客套。禮節。都是腐朽了的古代的碑石。而我們還必須從模稜的字跡中去走上一道老老的通幽沈淪的坦途。我們不敢伸張人的本來一面，只擁緊着不應該滿足的滿足。還要掩飾自己的痛苦，最值得悲哀的就是這悲哀了。

人，很會說話的高等動物，更會掩飾裝扮。馬路上衣冠楚楚的強盜，是永遠不會被指認出真面目。教育完完全是廢物，現代人的腦是只創設成的。你們心自問吧，是不是？

禮節是一條繩子，拉我們去地面之上斷氣。過年逢節之日，即使家裏本缸見底，還要東緊要去東，東西借來給與自己有關係的王親國戚送禮。哈！美其名爲尊敬，或是禮節，唉！可憐的死要面子的人呵。

人本來是應該赤裸的，把心裡出來，互相對照的。所以我鄙視所有的禮節與客套，我一腳跨過新文，粗魯地揭開帷幕的人生。我是野風，我是江潮，我是瘋狂舞向煙滅羣中的另一個。我是赤裸裸的詩人，討厭我吧，討厭我吧！

從母胎出來時是赤裸的，成長了我也要求一樣赤裸。這是徵象的一句話。請思索再了解。有時候，你不覺驚嗎？人比野獸來得更卑鄙與無恥，整人不見而已不是解開了。時代混亂，千尋水底才能找到一個寧靜的幸福王國；在這人間，人間只是一夜假面目舞會，則立著許許多多紳士與淑女，構成一幅黯淡色彩之畫，而歡樂聲掩蓋了哭泣。麻醉藥品一夜間銷了一千萬瓶。

此刻我就站著，此刻我赤着膊，以瘋狂的雙手推出一艘明日之舟，欲去衝破黑色的浪濤，捲去面具，到浩翰的海上做一個赤裸裸的日光浴。我原是野風，原是江潮，叛逆的種子已在我身上發芽開花，我已衝破昨日之網，我不滿足今日的狹隘，踏過生商的骨頭，祖先怒視，我也要在今天走到明天的路程。

土地愛

這是翠綠之山，不斷連綿；這是碧藍之海，一望無際；這是金黃田野；這是平坦公路；這是有詩的森林；這是超現實的時代建築；這是河；這是樹；這是花；這是草；這是一切的來源。這是我的祖國。這是親愛的土地，我親愛的土地呵！

輕聲呼喚，以柔情萬千，熱情凝望，以愛情深沉，親愛的土地，我親愛的土地呵！這一句，已是千言萬語。不去說爲你生或爲你死，我之心跳，我之全部歡樂或悲傷都由你而來，我感情濃密，我眼瞳閃光；我愛之深度大海不及，我愛之堅固要和山持久。我不想訴說什麼，只希望低語對你如低語對親愛的人：親愛的土地，我親愛的土地呵！

不管化我爲什麼，是樹，是鳥，是獸，都是一樣的，我親愛的土地呵，有一句話說，來自塵土的終歸土，它包含的不只是高深哲理，更有深沉之愛情。這應該是屬於幸福的，當今天我發覺，死並不能奪去我們什麼，尤其是最重要的一點。那一點就是愛情，就是愛情！且莫不信，且看：樹倒時向下，落葉飄飄下來，當鳥死時墜掉地上，獸死吻泥，而我們的老祖宗的熱愛與我們一樣，我們因此有一個死了埋到地下的習俗。這一切說的是什麼，是千言萬語。是深沉愛情。噢，是一句我心底的低喚：我親愛的土地！

三月。火熱的三月。從田野歸來的我，激動又熱情。今天路過田野，置身在兩邊燦爛金色稻穗間，我之感情裏地里湧溢。那時我的胸膛漲滿的是什麼？一時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我不願把視線移開，只是不願有什麼來擾亂此刻昇華的情感。彷彿我默立如死。不，我的靈魂已經翩翩飛出，無終無極。最後我遂有了解到自己的意圖，我想知道：我爲了什麼？我尋獲的是什麼？

從那里來解剖自己？今夜在明亮燈光下，我進知道。久久久久，久久久久，我凝立窗前，無言望星。那故事感人至深，那故事叫我許多更慷慨的東西，所以久久久久，久久久久，我的眼睛亮亮有光，我的喉頭哽咽。多少的愛情。多少的淚與笑。多少千言萬語。多少詩句湧到我心頭，我要訴說我要細細訴說。

感人的不是那情戀愛，即使是藝壇千古佳話，說那才子蕭邦，說喬治桑那紅粉，如火的愛，纏綿之情，愛情能使所有的人歡樂，也能使千萬年後的人們掬一把全情之淚抑或同慶有情人終成眷屬。但，偉大亦是渺小，渺小亦是偉大，那一掬沙那一掬沙，去海濱之島化愛情爲雲煙，去沉靜的心海中最起波浪。那是一掬來自故土之沙。使人思念之沙。記憶里的沙。蕭邦蕭邦呵，祖國在呼喚你！就是爲了，一掬沙，來自波蘭故土，蕭邦一隻完美之指邊湧出了熱愛與呼喚，痛苦和希望。那一掬沙，來自波蘭故土，蕭邦的琴鍵叩出心聲；親愛的土地，我親愛的土地呵！

親愛的土地，我親愛的土地呵！是誰在低聲細語？是蕭邦還是我自己。是蕭邦，是我自己。是所有的人民，所有土地的兒女，此刻愛化溫柔之夜，我的眼睛閃光，我的喉頭哽咽，是的是的，我願意

再細聲呼喚一句，如對我親意的人：親愛的土地，我親愛的土地呵！



孤獨語

我總懷有奇奇怪怪的幻想，於鬧市之一隅；於喧嚷的市塵中，我總想以原始之聲吶喊，哭訴心靈的寂寞。我乃一葉被陽光曬得赤裸裸的高葉，企圖望高空抓住甚麼，結果是毫無所獲。於是，一曲如水的音樂，一句如風之切語，遂能置我到另外一個地方，那地方如夢，那地方無人，鬱鬱的葉蓋住了天空，陰陰之聲從四周响起，而沒有說話者與聽話者，終使我發出了孤獨語。

你知嗎？人孤獨時更有一種異於平常的語言，發自心坎。我獨步於林間，就常常在使用着它。那是異於鳥鳴也異於蕭聲的音啊，有淡香如開放夜半間的花，沉鬱也如秋天的落葉。它幽幽不絕，震而。它密密如網，虛虛，而我却遺失了夢之重，戀之重，淡然間一朵帶有鬱容之花在臉上。

藍色多瑙河奏起，我到了華也納的林間，輕輕的風吹在耳旁，這是晨早，最早的河水閃亮，激動了我的心湖。我如夢中迷有了孤獨語，權與勢的威武與心靈之歡暢較量一下，前者是何其虛空，而後者却何其飽滿。我說終究是一支音樂使我看見了永恆，且是所有之世俗吧，且化我這隻航機手為草笛一支，點你雙眼之亮為火，點情與愛情永恆。這話，是你說的？是我說的？實在，幻想中之幻想，我把你排擠到身旁。我有苦澀的感覺因孤獨語太過飄渺，恰如醉後愁更長。呵！孤獨語，震抖之語。

人生短短如夢，一場雲煙之道的感覺一旦襲上心頭，愁道不開，種種希望外的希望誘惑我，有時

，我曾狂妄當歌。我不是沒有感情之石塊。誰能誣實我？誰是無罪的？世俗之毒眼我不怕，傳統的網絲我不怕，只怕自己的一顆心，一顆心經過刺傷後的創傷。故此，時時都在塑造自己；自己警惕自己，自己痛苦自己。孤獨自己，搖手告別了。紅煙綠酒，繁華塵囂，陶淵明是我的先驅。歸去來兮！歸去來呵！

孤獨並不是一件壞事。精神分裂症之患者一定不是在於青山綠水之旁，而應該相信是在狂鬧之中。今夜我如出瘋人院之病人，為要掩飾憂鬱，笑着呵呵，而心之源却流血成河，孤獨地自語。自語於如夢幻般的黑森林，伸手不見五指，重重夢魘壓過來。我甚麼都不想，只想可以有一場好好痛哭。名是甚麼？利是甚麼？人生又是甚麼？當獨語時，我乃自問，在響深深的林間，在沒有人的時候，虛無呵！虛無使我勞渥，勞渥使我痛苦，痛苦使我欲滅自己。於初升月的晚上，烏暗恐怖。人生的舞台多麼逼真。淚、恨、愁、怨，還有愛，還都不是騙人的東西嗎？

說回愛，我有莫名的恐懼感。愛並不輕鬆，也並不很純潔。耶穌走過血泊，他面前是一片荒蕪；我從痛苦中來，仍回去痛苦的所在。我想學製心自己。想以一手掩住聖經，另一手在肉之山上慶慶。當然這不是愛。愛已經隨同十七歲逝去。此刻愛建築在種種條件上。十七歲，十七歲是多可笑的年齡，我愛上一個女孩子，却做了一個傻瓜。我回過去的事幹嗎呢？我求的是嘴吧沉默，言語在心靈。

愛是一連串孤獨的言語。愛是去了解人，並不要求被了解，去担負沉重的十字架，去美化你的人生。是誰說的，這些話？這是不須要指明的。我孤獨地在樹林間，四旁無人。有時候你必須相信，人

有一種獨語的孤癖。因爲人之心如流水，憧憬着更美好更富有詩意的生活。即使是再有千重萬重的困難，人的身體死了，心却還不會死，那些沉靜、嚴肅、崇高、莊重和榮譽的事情，總永遠藏在心底，活在心裏，說話在心底。

論平凡，就該論到自己，可惜我們總不能發覺自己，所以世界上常有悲劇在上演。太重的幻想壓力太重。秋天的花是不能開過幾多。命運總把人扮成小丑。所以生是何所求呢？且來聽一聽自己的孤獨語吧，發現自己的人就是擁有幸福的人。有一天早上，我不知道自己爲何是這麼愁眉不開的沉鬱，走進無人的原野上時，我之痴步何其孤獨。我不知道自己所走之路是否正確，別人也沒說給我聽。我坐下，沉思，傾聽自己之孤獨語，久久我如一塊石頭。我想，我從痛苦中來，仍要回到痛苦的所在。恨與愛是全沒有意義的，它不過是人生的一點。但人生是爲甚麼？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！所以我的孤獨語，就是我徬徨！我不滿足！我這樣說。

網之四

天暗得太早了。總是這樣，刻薄的陽光早就收藏它的明亮，太早送來黑暗。我真不習慣。憤怒火燒在我的心胸，已經白白送掉六個沒有黃昏的黃昏，我還捉摸不到那紅黃交雜塗染於畫面的彩色，還只在配色盤中盪色時，眼前的蒼黃就隱失了，一大片的灰如一面網罩到我頭上來，色盤中的色彩也變成愛麗的，無神的眼。我只好收拾起畫具，摺起畫架，準備回到林中老朋友的小客屋。不然就要迷失了。

天暗得太早了。這一回是第七回，按不住火之燃燒，我猛力將色盤擲向架上的白色畫布。色盤碎在地上，一注灰灰之色却印在畫布上面，沒有規律的圓狀，中間有許多空隙，十足像一面從漁人手中撒下却還在海水上面的網。我顛倒地坐下來，暮從風中轉進我的意識里。再聽有淒涼的哀愁。林也在哀愁。於是我想起許多許多的事：我想到網和網中的魚，我想到人和這塊山谷地。

太愛罪業的人總是痛苦的，在遙遙遠遠的鬧市，時代注我一針憂鬱，世俗賜我一腳裂裂，我無歌能暢唱，五月，愁悶的五月，如放逐著我遠離霓虹燈之鬼眼，我逃離新聞紙的刺激，一心想看另一面的日子，而畫下一張鮮明的畫，尋求僻處里頭的歡樂，純真的愛，新的世界多鼓舞人，無爭，無愁，無怨也無所恐懼。它時刻在我的希望中，最後我終於來了，但尋獲的什麼呢？暮在眼前逐漸濃厚，

把地上殘缺不全的影子吞沒，風起悲歌，林鳥靜穆，只有一個問題要我思索。此刻的此刻，我還感到人間的不幸太多，人類的三分之一是在一艘古去將要沉沒的大舟上。

這里，天總暗得太早。一襲憂鬱充塞於林間，把條所有的蓬勃之力禁固在秋，在沒有顏色的世界。想吧！想吧！你這個遠方來的詩人。

百年如一天的材料，生，死，哀，愁，總是四角在循環賽；千百人就好像一個人，一個舞台上的典型，一隻解到繭上的青蛙，命運的絨線緊緊在身上，負擔着一個黑色之死。看吧！看吧！看吧！你這個遠方的道家。

這是真的。千真萬實。網囚着。囚着他們。無形的網。意象的網。生活的網。夢的網。

網？

網！

網網網網網網……

低低的山谷地，圍一山楊林，矮矮的古屋，頂一顆愁雲，他們的日子就是這般單調，沒有一點新鮮的色彩。因為，網囚着他們。囚他們於現代外，囚於左拉筆下的洞穴里，囚他們為牛為馬，永遠在死之谷。也不知有幾代了，祖先兩腳伸直，便繼續又繼續留下一副重重担子給他們，折磨他們，以至他們也一樣伸直兩腳。非人的生活在他們生活里，他們是拖車的牛。

谷里陰鬱，陽光總是稀薄，只能從葉隙間漏下來，就如雨天破屋漏下的雨水一樣。他們是沒有光

明的，黑夜即使展其降臨，能節省煤油時他們一定會節省。網中即使點燃燈火，這時代，又能有幾人看到他們，替他們想一想？總之，他們慣了，已經麻木了，他們曾經在希望的雲梯上跌下來，跌得粉碎，再不能夠爬上來。

不安定者也要安定做網中的沒有希望的囚犯，樹木千重萬重，樹葉密得如頭上之髮，環境利得好像晨早握在他們手上的短刀，誰的壯志都已變蒼老，誰也已經把日子寫在蒼白的日曆紙上。鳥在網內，他們也在網內，觀線何其短，而林的日子却何其長，何其愁，有幾個還是年青的，在黑夜里悲歌起來了，他們嘆，他們熱淚盈盈，洒下在這可愛又可恨的鄉土，他們呵他們……

他們如牛，拖一車希望去銷光。在很厚霧的早上，便縛一蔴燈在頭上，在茫茫的林里向蚊子推銷生命的血液，像他們向樹木吸取生命的血液一樣。樹在風風雨雨中憔悴，他們在風風雨雨中憔悴，而誰却在這憔悴中飽暖？是誰是誰是誰呵？

網困着他們，網是一個大大的圈套，他們是當中的可憐虫。日子在草繩中流去，生命消遁於貧窮的困苦中。他們已麻木如樹，晨暎遲遲民羣林中，現出一張張疲乏貧血的臉龐，瞧着他們掙扎的表情，從一棵一棵樹邊過去，留下一個又一個還滴着奶汁的杯空。鳥歌唱起來，他們拖着沉重的腳步歸去。

有什麼在等待？破陋的家麼，也好，只要有一張木板的床好翻去一天的勞苦。不管今天的夢是綠色或是落葉的黃，希望總是失望的前奏，沒有也罷。谷中並沒有這樣的一頁歷史，有人翻過山嶺，衝

破網之囚，翔翺飛去，谷水這是死水之池。

死水之池永遠不見一波水漲，生在這里的，都死在這里，即使是天才，在環境的天平上秤重，能有幾兩？小小，生活就要迫你離開學校二三年級班里的椅子，滾到林間去担起沉重的担子，要你直到死去。幼小的心靈早就蓋上一層現實無情的痛苦，還能有夢嗎？

沒有，沒有。

網囚着他們，這是無形的網，意象的網，葉組成的網，生活的網，囚他們於灰色的日子，囚他們於死之谷，隔絕了現代文明，隔絕了藝術文化，隔絕了一切中的一切，網罩着一份似是樂觀的虛無，不敢去想望明天，現實生活亦惺惺，在網中飄來飄去；他們也在網中。

文明與他們隔絕。幸福遙遠如雲霧中的花朵，在疲勞的日子，去處是蒼鬱的林，去路曲曲折折，且別管數以百里外的都市正沈着淫樂，歌着豪華，霓虹燈正閃着醉生夢死，林之兒子，却總在林中徘徊，落葉在他們眼前飄下。……秋在他們一生里。

歸鳥已經寂靜，樹樹如千萬個恐怖巨人，欲撲我這遠方來的破壇者，投下陰影，圍來一陣陰冷。夜來了，這黑黑的夜，我將無所懸留，我將歸去，挾一縷網之靈。多少長河流水，多少辛酸破夢，多少恨，多少失望在這網之靈內；多少顛閃閃的天才之珠被埋葬，多少個快樂的青春已蒼老，多少人懷抱鬱悶終其一生，如鳥不能展翼飛去，如龍被困死深淵。多少個掉淚的故事我回去要述說，而終不能說完。我等待的是甚麼？

燒起一把火吧！燒盡這不平的山地。燒破這嚴密的葉網。燒吧！多少人要飛出去，多少人要快樂生存下來。



五月祭

默立的月份來了。大地無風。關關閉着進行曲從晨早起。到昏黃背後引來一個漫漫的黑夜。當黎明還沈寂於遠方千尋水底，雄鷄戀愛着夢，我已醒來。醒來於曠野。默立於霧晨。我在思索在思索在思索。

一切靜寂。曠野低垂着藍天，彷彿由於沉重。無風呵。這奇怪之晨，我卻燒熱了心。這五月。這五月，我以無淚之沉重，酒沉重之心遍曠野，儘在思索在思索在思索。無歌的霧，灰白色的驗冷的心，窺着我，冷冷的冷冷。

藍色的十字架，獨行在世界的顛頂，有一種預感的光啓，照到曠野般的世界。牧人已經降臨，醒來吧，受難者的靈魂。而我早已醒醒。而我却感覺天國的門狹得容不了一個人閃身進去。誠言是多麼美麗呵。我的思想却捧出一滴一滴的苦汁。五月之晨，我孤獨的影子倒在黑色的地上。

常常，我都是這樣的。沒有睡夢的夢，夜半，我的影子流浪在戶外天底。我曾經瘋狂地伏首寫了一整夜，在黯淡的燈光下，以雜亂的文字解剖心靈的寂寞。淚。恨。愛。愁。當第二天來到，始覺覺自己情感河里水的盈滿，殘忍地以粗糙的手撕破這些希望的汽球。現實終究是沒有詩意的。失望吧。靈魂泣說。

是的，我是一隻魚，在失望的網內。在這寂靜最早，默立尤如坐禪，我領悟了許多過去和許多未來。我覺得我是一隻魚，而且是死潭里的魚，失望的水沈我生活我，如今，我始有一點不滿足的意識。

曠野靜聲。我在思索在思索。明天又該是一個什麼顏色的日子呢？我欲仰天長嘯，以舒解心里的愁結，却見於抬頭間，一粒飛星殞落，禁不住心頭一震，彷彿因晴天喻起了旱雷。還是默悼。這是警鐘。這一粒流星呵，一閃的生命之光，何其短促又何其明亮。

黎明還在遙遠，曠野是一面死池，而我唯一的生物，唯一的魚。流星從眼角飛過後，連一劃的亮光也消逝，我的心因此感覺迷惘的空虛。我默立，千萬思緒在腦海中纏結，似張開的一面網。是誰說的？你醒太早了。是真的麼？我不信。說一句真心話吧，我的靈魂乃苦汁釀成的，一滴一滴，我整夜未眠。我乃情感的花，這月份終把花蕾綻破。此刻我默立，欲把心頭一把火，一雙眼之悲哀，祭自己，祭許多只留遺名字的人。

路在刑轉要處，先人的腳點染鮮血斑斑，爲了追尋理想的王國，他們似一顆一顆飛星殞落，留下那一劃短促而又永恆的光芒。唉！壯士未酬，空有滿襟淚。此刻我默立極念，哀傷亦久久不散，長據心頭。昨夜，燈下讀「華嚴」，我禁不住灑一把辛酸淚。而回想自己，和同時代的人，爲文明所困，終感孤獨與彷徨。時代是混濁的，醉者何其多，何其多！

最早之星，我是最早之星麼？我已醒來，默立於曠野，可是靈魂，家生中之靈魂，也已全部醒來。

了麼？思素是一件頗叫人煩惱的事情。在很久，很久以前，你曾知道的，有一個有太多思素又終於覺醒了的人，遂只有於五月之水底建築他的王國。而到今天，水底的王國還在我們的幻想中。歷史，我們的哀愁。誰說不是呢？於這哀愁的月份，思素的月份，回想終是掀起一海淚水，在半夜濕了一頁滿是離別哀愁的詩頁。

曠野無聲。靜統治着大地。可是臥立太久，思素太長，我胸中却燒起了一把野火。我是一團枯草。燒自己於虛無與失望。許拍聲是成仁的歡歌，而還會祭自己以餘燼，祭先人以說不出的哀愁。

心之語

「人生的路徑走過了長長，時間也載走了一段不短的日子，我們的頭髮間已夾有銀絲，然而你這顆心還不變。你是殘忍的。對一個愛你，長久期望你施捨，對你乞憐的人，為什麼你不給她一個微笑，一句慰語？你，太殘忍了！」

「你要我說什麼呢？微笑能變成一爰不滅的鮮花麼？」

「華燈在兩夜的燈下；在兩顆靜寂的夜半醒來時，燈下拉着你親長的影子，你不感覺到寂寞；像我一般的寂寞？」

「寂寞？是的，誰能比我更寂寞？廿三年來的白天和夜晚，沒有一刻我都不在擁抱寂寞，這世界上我是最寂寞的人。」

「這樣，為什麼你不把心扉開啓？不伸出愛情的手？你在折磨着別人！」

「在我更年青的日子里，我的心扉是曾經無條件地開啓過。但它得到什麼？失望，痛苦。對於愛情，我也早已透視。再見到它的醜態，那我連活着的勇氣也會失落。」

「你真是一個殘忍的人。」

「我是的。但在今天，誰又有好像小孩子們慈善的心靈呢？」

「我不懂你的話。你的話就和你的心一樣難懂。」

「以後的現實會使你懂我的。你還年青。」

「好吧。只是目前為什麼你對我這樣冷淡呢？我知道，生活是困難的，但這並不是理由能阻止你來愛我的，舊門時四隻手有力。我甘願隨你去，即使吃苦我也甘願。你說，難道對我也一樣沒有一絲愛的情感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告訴我，別讓我的心完全碎了。只要你對我說一句：我愛你，我的生命就會附屬在你的生命之上，即使死了我也會帶着微笑。」

「別太激動，先擦乾你的眼淚再聽我說。我是不安定於生活的傻子，也可以說是苦行的僧侶，愛情已經遠遠隔離了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但我太深愛你，難道你要殺死我嗎？」

「冷靜想一想吧，朋友。假如我們相愛了，將來也不會有好的結果。愛情不是與我拉手同行的朋友，它會帶給我更多的痛苦和災難的，別愛我。我何忍毀滅你美好的前途？」

「你是一個我見過的最殘忍的人！」

「是的。詛咒我吧！」

「不，我到底還是在愛着你！」

「我謝謝你的愛。在今天我們的社會，「愛」這字的存在，我只相信所有的人要用它說更多的話。」

「你的荒謬的思想是因為你的殘忍。」

「你說錯了，是由於我的實在遭遇。」

「你的遭遇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能夠說給我知道嗎？」

「何必要聽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：況且我已受盡痛苦的折磨了，你又何必再做一隻無辜的羔羊？」

「我想了解你。」

「不，我們相遇太晚，此刻連我自己也不能了解自己。一顆心已被我藏在浮沉的水底，誰想扣它的門，誰也不能逃過一重失敗的關口。」

「你真是一個固執的怪人！」

「我是魔鬼的化身吧，或者是的，有時候我這樣想：但今天你卻是第一個說我是怪人。但無論怎樣，魔鬼也好，怪人也好，我卻一樣是無辜的祭品！」

「.....」

「.....」

「那麼，再見了！明天我就要踏上新的征途，我們這是最後一次會晤了。在這時還沒有分離，我願爾你更快樂，更幸福！」

「從此我沒有快樂和幸福！」

「忘了我吧，我會感激你的。」

「『忘了你』，你說得這般容易，你憑每個人會像你這樣冷酷，像石頭一樣嗎？你的殘忍是你第一的朋友。你輕易便把一切遺忘，就好像不是人的感情。可是我……。」

「責備我吧，你說的對，我不是人，而且我還憎恨人。」

「呵！」

「我恨人，所以我要殘忍對待自己，對待別人。你以為人是慈善的麼？不，人比野獸更凶惡，比魔鬼更狠毒。我恨人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樹 樹

我總希望有一個世界能夠容納我們的世界——一個詩與畫，音樂與愛情的世界。

——墨人

我睜開眼，茫茫如早晨霧的眼，在一陣雨熱之露閉後，呼喚聲至我心中响起，擴大，終於淹蓋了整個四周，我快要瘋狂了，我想，只是，這是重要的，拿去我的卑微生命吧，我不能放棄這點。

——我要一個世界！

我喊，在滴血的心，如遠古那震撼人的悲哀傳說中的小鳥啼血。我多失望與厭惡這裏呵，這裏——充滿仇恨，嫉妒，隔膜的這裏。這裏也烏煙瘴氣，這裏也烽火如雲，深夜我從惡夢中驚醒時，有被置於密密森林的感覺，冷汗冒在額上，我仍無聲泣哭，我仍驚恐於明日的太陽，太陽光下那些所謂人的動物。

——你只是一個憤世者！

憤世者？或者是。這並不是一個醜惡名詞。我只是要一個世界，新的世界。我是從無數無數的昨日走來，因而，焚燒去了兩大卷詩集，還有一顆赤子的心。現實仍很赤裸。憤世者如我終是希望在雜亂中尋出一頭線索，去碰觸舊的，理想呵，你是水中的月亮，只是水中的月亮，這裏仍然是這里。

喧嚷已經謀殺我那雙屬於貝多芬的耳，野火燒我之雙眼紅紅；這是仇恨的世界，這是隔膜的世界，這是你陷害我陷害你的世界。還美其名曰者生存。天！我遂知道了那位五月客爲什麼喜愛冷冷河水。

愛情去了那里？純善去了那里？瞭解去了那里？快樂去了那里？我不知道。我在追尋。我是多麼渴望這些。

——我總希望有一個能夠容納我們的世界，一個將同畫的世界，音樂與愛情的世界。

情世者爲一座金字塔，是非一朝一夕所能構成。昨日及很多很多之昨日，我只是剛從字廢搬運出來之薄紙，無痕，無跡，無根的花，你飄蕩在人生大海，你有勇氣生存，但你是註定腐爛了的。時間之河中浮沈好冷噢，以致在慢慢中清醒，你乃慢慢成長起來。醒來時有一個主題要你想索：我在那里？

沒帶一點情感，那鋼鐵是構成都市的主幹，橫的直的，斷了你放風箏的情趣。機械也很能麻木人，很能謀殺，包括我們的精神及軀體。想寫詩並不是很偉大的意念，正如想買票進瘋人院一樣，李白早已輪死街心，而街心很冷很硬，你想學陶淵明來種花插柳。南山靜默；它在猜度天才此刻一刻能值多少？荒謬。一萬個荒謬。不在這里，但卻同是在一個地獄上，某些平原或林野或山地，生與死之線那麼短，短得能於一秒鐘內跨過。握手死神，無言。因而沒有遺言這出爲什麼那雙眼不閉。

不是犯人，可是我好怕，上帝。其間有人之子，有人之父，有人之夫，有人之兄或弟………

煙只是一頓鞭撻，打在我們心上。更暴露的只是蠢恥的殘忍，並沒有一個問題能獲得解決。我想要我們自己。

——我要一個世界。

憧憬又憧憬。那個世界在那里？不想再去黑黑的城市探索了，一團空虛來租借心時，竟是輕易便允諾。那日，我被開除了都市籍，並不悔悟，並不傷感，只拂袖而去，只長歌而去。這樣也好，我告訴你，生存於這樣的方程式，全無意義。不管怎樣，該有我們的理想。

我羨慕星的世界。但星是在不勝寒之高度。人間人間呵，帕拉圖該是那裏？我乃一飄泊之尋求者，腳底很輕狂吻過街衢，刺激過世界。而最後我在這里，靜默，安詳，窺閱青山一座，滿滿的憂綠素藏在眼瞼，我要告訴你，我必須告訴你，那些美的，那些真正美的。

我的世界——樹樹樹樹樹樹樹樹……

那戀是如此般深，不知何時序曲奏起亦不知何日幕降曲終：那戀已超越時間之域，隔膜之域。遂成了我之所羅門王寶藏，那戀那戀，純潔如水，久持如山，親愛如星，更非大肚商賈所能購得，那樹樹之戀，那樹樹的世界。沒有仇恨，沒有離散。沒有嫉妒。沒有糾纏。沒有很多很多都市的。樹樹，樹樹，親親愛愛的樹樹。

樹樹。樹樹。你的世界且允許我進入，讓我什麼都失去吧，讓我成爲一棵你。

把所有深度很深的愛情集中到手會，我要以溫柔呼喚你，那風是如此輕柔，輕柔來把愛情收穫。昨夜的星，用眼睛對我言語，說及我的童年，我的眼睛不向人間望。面對藍星，聽那柔柔的故事。有一個詩人以及他的愛侶了解這些言語，我也了解，但那些庸俗者卻不了解。他們已經麻木。他們是多麼可憐的「人」。

來，以我的青春感染你，我感嘆於你的青春。我們是青春的發源，不為銅憂愁，不為利煩心，我們是吸風吸陽光吸雨水而生存的，髮不白，心不黑，我們且來高傲。風起時，將我之歡樂取去，我們從沒有見過自私這個字眼。而也沒有言語，因為言語很虛偽也很空虛，同族呵，我們應該有所警惕。當已經看了那些有言語的動物的偽善和悲劇。由於言語，他們互相殘害，同族呵，我已沉默。

靜靜的。樹樹。可愛的。樹樹，日光愛你晨早便沐浴你，夕陽愛你黃昏便裝飾你。善良愛你呢，善良給你寧靜。這里籠罩着安靜氣氛。這里青春洋溢。烽煙在遠方平原。詩安穩這里。一個大晴天，我們且來輕輕微笑，且來微笑世界。一個大雨天，我們且來輕輕泣哭，泣哭人類的愚蠢與殘忍。

樹樹，樹樹，樹樹樹樹……

我的世界——

樹樹樹樹樹樹……

局外人

秋之面目在他春的笑聲中。迷惑四周。有時候你孤零零多入剎達痛哭，不爲什麼。西山之墓蒼茫在暮色里，局外人漠然拖過瘦長的影子，回去遊市買醉。不知爲什麼。感覺醉後，我便是李太白了。不怕輕蔑的笑。不怕冷冷之眼。不怕高力士譏言。在醉之途。忘記家沒有而幾乎有歌唱。亦是苦吟。歌唱什麼？春花？夏日？秋風？冬雪？藍山？綠水？白雲？紅霞？不可能的！不可能。你一手五掌太輕太細。就如漏斗。你將什麼也沒有。這是時間。潮起潮落。眼見許多朱樓倒塌。宴終客散，榮譽在荒墟間化煙化霧。我將孑然一身從中走過。千百年如一日。噢！我只是局外的一个。

一局棋。一個人。你分毫分我；我沒有；你們進攻退守；我不會。所以。黑黑。煙煙霧霧。冷冷。假假虛虛。良心是很可笑的名詞。昨日，我火焚了拜命的最後一張牌，一卷詩。蠅牛之前今年不復在日份牌上見到，我不會去江邊過吧。哭整個午日。歷史在夢中。我仍醒於機械聲中的另一個陶淵。你知道陶淵？那個有五柳樹也有六十分的局外人。江山依然似舊日呵。老陶。

他愛那子夜街頭之影。從不再年青後，他說他是拋棄他的前位情人。愛與被愛都是頂愚蠢的事。最該羨慕的是流水冷冷。噩夢中醒來者，思想第一個主題，就是：愛之意義在那里？真的，我是一個局外人，踐踏愛於草叢間，不有佔有之意。那是單單的。小匪，那有有吾吾的草原，那里就是你該奔

去的地方。痛苦是我的責任，而表現還很強，秋在春里，我吞淚當笑聲加淚。可憐的該是打爾巴掌給自己，一不及格的局外人。

不想交整個禮拜早晨給教堂，陽光看他忙一頭散髮的夢，你的睡姿真沒有睡曼蒂克。昨夜夢見血腥的手壓在白色聖經上，醒來他沒有快樂欣歡。他想：那個人家打他右頰還顯意送上左頰者，臉上肌肉一定是麻木了。我站在圍牆外，過路旅人之一，今天在這裡，明天不知又浪跡何方？種種！升一陣煙，吐一口霧，那個不能看破卻能唱的歌女唱：「人生如夢。」不知誰是她的師傅？

是人生如夢抑夢似人生？問誰當無聊。這世界醜態中還有美，因為還有杏花村。且去！且去！試看劉伶為何有青白眼。

局外人不想成一個著名攝影師，讓雲飄過，讓花墜落，沒有什麼好說的。水有源，樹有根，塵歸塵，土歸土。現在有重重的煙肉味。樹林砍倒時執斧者無動於中。荒謬的是我，也是你。因為我們有「人」這個稱號。想來一張透寫麼？好的。這是刀。這是槍——混亂的色彩。這是虛偽。這是謀殺——空虛之骨架。這是空。一切空空洞洞。看來你應該是什麼也沒有。我想。我這個局外人這樣想。

酒有時味淡。逃避不能。你的眼眼置有無數死魚。你的眼是無水的瓶。生之道何其長。我真是局外者嗎？他想。壓印自己一個影子在現代很抽象街道畫上。很愛夜晚的瘋狂性，來在這裡。我是什麼？太陽還在睡夢，該向彭澤之宅尋出屈原，問他是什麼。

迷惑。迷惑迷惑迷惑迷惑。……

大樹魂

筆

者 版 出

社 版 出 天 海

10, Road 217, Petaling Jaya,
Selangor, Malaysia.

理 代 總

局 書 天 海

260, Jalan Tunku Ibrahim,
Kulim, S. Kedah.

者 印 承

司 公 務 印 華 康

Printed by Khung Wah Printers.

No. 8, Leith Street, Penang.

究 必 印 翻 有 所 權 版 亞 柔 佛 州

南 方 學 院
馬 華 文 學 館

一 九 六 五 年 五 月 初 版

定 價 叻 幣 六 角

一 作 者 其 他 著 作 :

風 雨 中 的 太 平

(散文集)

我 的 短 歌

(詩集)

鄉 土、愛 情、歌

(散文集)

青 春 的 悲 歌

(散文集)

森 林 和 孩 子

(短篇小說集)

五 月 的 星 光 下

(與蕭文合著詩集)

一 九 六 一 年 二 版
一 九 六 二 年 出 版
一 九 六 三 年 出 版

掛 印 中

即 將 出 版

即 將 出 版

一九六五年五月初版



3.755

M. \$0.60

散文集

大树魂

忧草 著

电子书制作人： 陈政欣

E-mail: tcsin48@hotmail.com

制作日期： 2010 年 10 月 27 日